

思露花语

无论与生活对视，还是与人生对话，还是与生命对搏，都必须当真、认真、较真。

人生有节操，故不可偷闲，更不能偷安；生命讲操行，故不可苟且，更不能苟活。

人生，如果失去了追求，向往则变得渺茫；生命，如果失去了憧憬，理想则变得迷惘。

愚拙之人，生性糊里糊涂，故不仅误事，更难成事。而真正的智慧人生，无论何时，都既不会被别人气糊涂，更不会自己犯糊涂。

在问题出现之前就杜绝了的是人才，当问题出现之后却不能妥善解决的是庸才，而当面对问题时一筹莫展的则是蠢材。

难得糊涂，吃亏是福，是睿智箴言。因为，有些人认为小便宜不占白不占，更有人觉得大便宜能占更得占。而事实的训导是：既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更不会天上掉馅饼。

向善，必须有善心，而真正的善心，不仅要有善念，更应有善行。

能不能赚钱，有时商机只是契机；而会不会赚钱，更关键的则是要有智商和情商。

无视别人的好，专挑他人的错，这是名副其实的不知好歹。如此一旦成为习性，则很难做到好自为之。

寡言不争——既不争强好胜，亦不争荣取宠，其既是修养，亦是涵养。

阅读，点亮心灯；心灯，照亮人生；人生，光鲜靓丽。

诗云：月有阴晴圆缺。但，阴是天，晴亦是天；圆是美，缺亦是美。这是哲学，亦是美学。 文/巴特

索多尔的故乡

文/齐永平

◎小镇往事

五年级新学期开学的时候，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，名字叫索多尔。

他是少数民族，这自不待说。索多尔的脸上镌刻着少数民族的印迹：宽宽的脸颊、高高的颧骨、卷曲的头发、深深的酒窝，外表一看就和我们不一样。后来知道，他是达斡尔族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还有一个称为达斡尔族的少数民族。

他和我们年纪相仿，个头也差不多，却要比我们饱满结实了许多，显然不缺少营养。他的衣服款式时尚，合身得体，不像我们班上的同学，大多衣不合身，补丁摞着补丁。他的衣服虽也是半新，领口、袖口处有些泛白，却是格外整洁，还散发着肥皂浆洗过的淡淡的香味。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和广播里一模一样。

他是跟着母亲来到暖水的。他的母亲是包头市人民医院的大夫，随医疗队来到暖水卫生院，带着他和他的妹妹伊乐嘎。

最初几天，班上的同学总是用好奇的眼光打量他这个外乡人，这让他很是拘谨，甚至略显形单影只。半大小子都是自来熟，没过几天，他便和我们这几个街猴子厮混在一起了。只是，初来乍到，不习惯，不适应，新鲜好奇。

他没有方向感。他把南北方向的头道街自定为东西方向，以为和他们的钢铁大街是一个方向，以此作为参照，方向感从此便紊乱了。他分辨不清马、驴和骡子，分辨不清山羊、绵羊，更分辨不清骚胡、圪犴、羯子。他分辨不清庄稼、野草、野菜，更分辨不清小麦和韭菜。

放学以后，大家带他玩，交流起来却有些困难，他听不懂我们的方言。比如早起、晌午、黑将来，比如正儿、明儿、夜来，常常需要很费劲地打比方来解释。

自从索多尔来了以后，语文老师上课总是点名让他朗读课文。后来，有很多同学说，自己使用拼音没有障碍，得益于当年索多尔和我们在一起时的示范朗读。

索多尔是一个诚实的少年，他不撒谎。有同学教他撒谎，他感到很惊愕，为什么要撒谎呢？撒谎好像是男孩子的天性，不用人教。有的同学撒谎，连眼睛都不眨。这也难怪，家境贫寒的孩子有太多的愿望不能实现，有太多的责备需要躲避，

撒谎成了他们不教自会、自我保护的武器。而索多尔不需要撒谎，他衣食无忧，就连偶尔做错了什么，母亲也从不责备他，他没有撒谎的必要，因此，也不会撒谎。

在索多尔的母亲他们来之前，暖水的卫生院，四五位中医大夫，看头疼脑热，切个脉，打个针，开几副中药，稍有些大病，便是去旗里，盟里。医疗队来了以后，暖水卫生院竟然可以做外科手术了。

那时候，家门口就能看病，看病不难，看病也不贵。

索多尔也给我们讲他的祖先的故事。他们的祖先在很遥远的大兴安岭，在一个叫莫力达瓦的地方。他的名字索多尔是书本的意思，也隐含智勇双全的意味，他妹妹的名字伊乐嘎是花的意思，也含有落英缤纷的意味。父亲和母亲的故乡很遥远，他们从来没有去过。说起来，有些沧桑。从遥远的大兴安岭来到西部，确实有些遥远。当年，与他们为邻的鲜卑人，来到西部的和林格尔建国称帝，回鄂伦春的嘎仙洞祭祖，三千人马走了半年。

索多尔在暖水镇待了一年多后，随母亲回到了包头。起初，我们还有书信往来，后来，读书，工作，联系渐渐少了，但也知道，他后来在包钢工作，还当了一个什么工厂的厂长。

听同学们说，他经常打听暖水的事情。打听老师同学，打听左邻右舍，打听能说得上名字和说不上名字的公众人物。好像他对于暖水的关注甚于土生土长的我们。

已过去40多年，当我告知他同学要聚会的消息，电话那头，明显听得出来有些激动。当年分别后，他和大多数同学几乎没再见面，他是大家再三嘱咐一定要见见面的同学之一。

报到那天，同学们陆续从各地赶来。他还没到，电话里说在路上。

就在多年不见的同学们互相打量问候时，一辆摩托车悄然驶进大院，摘下头盔，是索多尔。这年头，已经很少有人骑摩托车了，长途跋涉骑摩托车的人更少。有人感觉不解，好像这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，甚至有些掉价。他好像没在意，热情地与每个人打招呼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能叫出每一个同学的名字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悄悄地问他，为什么骑摩托来？他说，这次，他想到处走走看看，看看那些儿时记忆中的地方，有些地

方汽车去不了，特意骑了摩托车来。200多公里，他一个大企业的老总骑摩托车来，知道了原委，我顿觉释然。

聚会的空当，我们四处看看，各自的旧居，当年玩过的地方，那些山沟，那些梁卯，还有泉边。睹物思情，勾起许多儿时的回忆，更感叹时光流逝，往事恍若如昨。

他说，莫力达瓦只是他的概念中的故乡，他不曾去过，也没有多少牵挂。多年以来，暖水镇就是他梦牵魂绕的故乡。

下午，我俩来到暖水学校旧址。自1936年成立国立暖水小学，80多年过去，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成千上万，我俩只是沧海一粟。如今，学校已迁新址，只留得老校园孤身独守。

空空落落的老校园，基本还是原来的模样。一排排教室老态龙钟，一排排杨柳浓荫密布。无人打理，也无人践踏。甬道里荒草齐腰，台阶上布满青苔。信步漫游，恍惚间，幻觉校园里嬉戏打闹，教室里书声琅琅。教室的门窗洞口，仿佛睁大眼睛，注视着我们这两个陌生的面孔，似曾相识，却又记不得名字。

校园寂静无声，只能听到我俩的脚步踩在堆积的落叶上，枯叶发出轻微的破碎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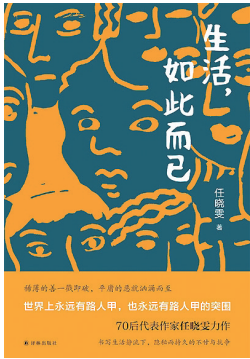
他拉着我，来到教室隐背处的一角，蹲下，在砖墙上寻找着什么。用手掌抹去斑斑驳驳的泥渍，在一块砖上，现出几个字，刻痕虽有些漫漶，却依稀可辨：索多尔。

他的名字像另一个他，坚守在这里。看着自己的名字，索多尔热泪盈眶。

我不知道，这另一个索多尔是如何度过这40多年的。是不是每一个黎明，他也睁开眼睛，注视着眼前恒久不变的世界？树叶绿了又黄了，风吹了又散了，云来了又走了，下雨了，天晴了，下雪了，雪霁了。正午时分，他也犯困，眯上眼睛打个盹，或许还做个梦，梦见少年时的那些往事。他或许张望着、期待着他的主人来看他，过了一天又是一天，过了一月又是一月，过了一年又是一年。无望的期待过后，夜幕扯起，他也该沉沉睡去。

索多尔的泪珠一滴一滴掉落在地上，他的手指在那字痕上轻轻摩挲，好像是40多年不见的亲生骨肉。他把另一个自己遗弃在这里，替他默默守候少年时的无忧岁月，是伤感？是怀念？抑或是百感交集？不得而知。

◎书单



《生活，如此而已》

作者：任晓雯

出版：译林出版社（2021年版）

世界上永远有路人甲，也永远有路人甲的突围。当路人甲察觉到自己是“路人甲”时，生活才刚刚开始。小说《生活，如此而已》书写的是生活静流下，隐秘而持久的不甘与抗争。小说的主人公蒋书在度过漫长而孤独的少年时光后，看上去终于着陆于稳定的生活了，她希望从平凡的生活中打捞安全感。但事与愿违，她与男友的关系岌岌可危，逐渐衰老的父母希望她成为自己的依靠，朋友也介入她的人生，当生活以不可预测的速度沉降时，总有一些原本未曾察觉的问题，在生活中出现，并影响着每个人的人生走向。

“事物岿然不变，生命中的一天过去了。”在新锐作家任晓雯的笔下，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，集合，不露声色，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人目不暇接，难以探出头来，向大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，从而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。作家杨早认为，这样的小说久已不复见，通篇饱满，舒展，很多句子读时要停下来顿一顿，像橄榄需要回味，而这是张爱玲、汪曾祺、王安忆等作家，曾带来过阅读体验。



《山花对海树》

作者：韩今谅

出版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六篇小说，全是三字题目，在目录页排列得整整齐齐，略加组合，似朗朗上口的“三字经”：小红花，灰里焰。推冰人，倒春寒。兰花草，长生林。六个故事，都关乎生死。这是韩今谅的《山花对海树》。

《小红花》和《长生林》直面死亡。

《长生林》里的老锯末一身是病，和医院签了遗体捐献协议，不断地向别人念叨捐献的好处，其实也是在不断说服自己坦然面对这个结局。他总觉得女儿生活过得不如意，都是自己害的——没有晚结婚半年赶上单位分房。他自己节俭到靠去药房外听讲座领鸡蛋，女儿和外孙来家里吃饭，却倾其所有要让他们满意。他不愿让自己身后事给女儿增加负担，却毫不犹豫地替她交了三万元的微商代理费。他临死之前，心心念念惦记着的，是想给女儿换辆新的电动车。

然而，他终究没能等得及了却这个心愿。故事的结尾，极为含蓄，又极为残酷——那个寻觅他最后灰烬的人，竟不是他的闺女。

《小红花》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，叫作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。